

第一章 摇摇禁摇欲

员/摇摇如果你没意见 ,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时候 ,我长着一头鬍发 ,嗓音刚刚变粗 ,嘴边还没长毛。“嘴巴无毛 ,办事不牢。”我爸曾长风经常这样告诫我。那时不像现在 ,有许多解闷的玩意 ,什么电视机 ,什么网络统统的还没有 ,茶馆也取消了 ,街道萧瑟 ,没有咖啡厅、舞厅 ,更不可能有什么桑拿按摩 ,就连门市部都很稀少。我们除了上学 ,开批斗会 ,就是搞大合唱 ,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 ,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你根本想不到 ,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

那是个星期天,两只花狗的屁股不幸连在一起。它们站在仓库门前的阳光下吐着舌头,警觉地看着我们。我爸拉过一张席子,把狗拦住。我和于百家拉起另一张席子从后面合围。两只狗就这样被圈定,一个正步走,一个倒退着,在席子圈出的地盘打转,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吟。于百家兴奋地喊:“快来看呀,五分钱一张门票。”紧接着就有人从仓库跑出来,先是于百家的父母于发热和方海棠,其次是赵老实和他的老婆陈白秀,他们来到席子边,张开不同形状的嘴巴,露出白的、黄的、黑的牙齿,个别人笑得口水都流出了嘴角。狗被越来越多的人惊吓,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脚步混乱,公的沿着席子转圈,母的倒退不及在地面拖出爪印,连续拖了几圈,爪印就像田径场上的跑道。

你可能不知道,在那个特别时期,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想找点乐子比找钱还难,所以大家都露出了笑容,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不瞒你说,笑得流口水的是我爸,皮笑肉不笑的是于伯伯,捂住嘴角的是方伯妈,赵大爷张开两排黑牙,陈大妈笑出了泪花……就在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赵山河忽然从仓库滚出来,板起脸:“爸,妈,你们被利用了,也不看看糟蹋的是谁家的席子?”

赵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起笑容,但他们的表情却像失灵的刹车,怎么收也收不住,这让赵山河很没面子。赵山河是赵老实的女儿,当时在郊区的兵工厂生产子弹,人长得像个皮球,圆圆的鼓鼓的,特别是那个胸口,撑得在百货大楼都找不到合适的衬衣。我爸厚起脸皮:“山河,大家都快憋死了,就当你搭个舞台,请街坊看戏吧。”

“你干吗不拿你家的席子来搭舞台?”

“难道这狗不是我家的吗?我免费出演员,晚上还得给它

们加伙食 ,最吃亏的是我 ,不是你的席子。”

赵山河伸长脖子 ,瞥了一眼席子里的狗 ,扑哧一声笑了。她终于放下架子 ,和大家笑成一片 ,嘴巴开得比赵大爷的还大 ,甚至连身材都笑弯了。她的哥哥赵万年这时正好骑着单车回家 ,看见赵山河笑得那么放肆 ,脸像刷了黑漆 ,一手叉腰 ,一手把各位的脑门点了一遍 :“你们太不像话了 ,这是低级趣味 ,是要挨批斗的 !”

赵万年是第五中学的校长 ,著名未婚青年 ,他连“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都讲不清楚却当了校长 ,不能不说是沾了“工人阶级”的光。他凶狠的口气吓得大家的脸都有些白 ,扶住席子的手一只只离去 ,最后席子再也没有支撑 ,哗的倒在地上 ,两只狗一览无余。赵万年摊开手掌 ,大声地 :“拿棍子来。”我跑进仓库 ,拿出一根木棍。赵万年抓过去 ,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一劈。狗们发出悲痛的喊叫 ,瘸腿跑向马路 ,它们的脚步出现了奇迹 ,正着走的和倒退着的竟然步调一致 ,像是有人在给它们喊“一二一”。它们连跑带拖横穿马路 ,一头撞到迎面驶来的公交车上。车的挡板立即凹陷 ,那个以肉击铁的声音响了好久。车轮碾过它们的身体 ,挤出它们的血和肠胃 ,但是它们的臀部紧紧粘连 ,就像两张扯不开的薄饼贴在路面。

我的眼睛像进了沙子 ,泪水忍不住流出来。我爸用席子把两只死狗包住 ,摔到仓库门前。赵万年伙同于百家用棍子抬起两只狗 ,架到门前的树桩上 ,木棍正好挑在狗的连接处。两只狗屁股朝天头朝地 ,对称垂挂 ,就像一只狗在照镜子。刚才散开的人又慢慢聚拢。赵万年指着狗 :“不要以为这只是狗的问题 ,关键是有没有人故意操纵 ?公开展示色情比传播黄色书刊还严重。你们都在现场 ,希望能够检举揭发。”

我爸转身走开 ,人群中出现一个缺口 ,正好被下班回来的我妈填上。她一填上 ,赵万年的眼皮就跳了一下。我妈叫吴生 ,是大家闺秀 ,懂书法会弹琴能绣花 ,名声在外 ,当然不是书法也不是绣花的名声 ,而是漂亮的名声。解放后 ,她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 ,努力用勤劳的双手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赵万年盯住我妈 :“凡是今天看过这狗交配的 ,要么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要么写一份揭批材料 ,三天后交到我手里。”

人一个两个的离去 ,赵大爷吐了一泡口水 ,也转身走了。最后赵万年的面前只剩下四个第五中学的学生 ,就是我、于百家、小池和荣光明。赵万年看着纷纷离去的背影 :“打虎还要亲兄弟 ,上阵还是师和生。有的人现在不写 ,今后就没机会了。同学们 ,他们不写你们写 !你们给我写出水平来 ,水平到可以拿去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朗读。”

圆摇摇我得先说几句仓库。这仓库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他是资本家 ,解放前一直做西药生意。一九四九年 ,城市被新政权接管 ,他把房产全部捐献出来 ,然后提起一口破皮箱 ,带领全家人赶到火车站 ,准备迁往乡下老家。那个新市长念我爷爷财产充公积极 ,派了两个秘书到火车站挽留 ,并把我家装药的仓库回扣给爷爷居住。当然不是一家人居住 ,一家人住那么宽 ,那等于还没改造过来 ,还是臭资本家。仓库住进了三家人 ,除我们家 ,还有于发热、赵大爷两家。于家过去给我们曾家管账 ,是管家。赵家过去给我们当仆人 ,干一些拉车扫地扛麻袋的活。我那时还没出生 ,这些事都是从大人嘴里听来的。等我出生时 ,爷爷

摇后摇悔摇录摇

.....

早就见阎王去了,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这样的背景,就像我妹妹手掌心的黑痣,就像我脑袋上拳曲的头发,怎么也擦不掉、拉不直。当时“资本家的余孽”像一顶十层楼那么高的帽子,戴在谁的头上谁都会得颈椎病,甚至会变成“宰相刘罗锅”,头抬不起来,眼睛总盯着自己的脚尖。哎呀!我说跑题了,还是先说仓库吧。

仓库被红砖隔成三户人家,各有各的卧室和厨房,只有厕所和屋顶是共用的。厕所起在仓库后面,有五个坑,可同时容纳三男两女。共用屋顶是因为每一壁墙只砌四米高,上面没封顶,站在各自的家里抬头,都会看见仓库的檩条、瓦片和采光的玻璃瓦,所以各家各户的声音会像蒸汽那样冒上去,在屋檐下交叉、传染。

那天晚上,我家餐桌上摆的是红薯、南瓜。我爸吃了几口就放下筷条,捏上菜刀要去门外剥狗,说是给我们弄红烧狗肉。我大声地嚷:“我不吃狗肉!”我爸晃了晃菜刀:“你怕狗肉卡你喉咙吗?”我抹了一把眼角:“都怪你,要不是你用席子拦,我们家的狗就不会死。”

“它们自己不想活了,怎么把责任栽到我的头上?”

“就怪你。你要是不拦它们,赵校长就不会看见,赵校长不看见,它们就不会挨棍子,它们不挨棍子就不会跑,它们不跑,就不会撞到车上……”

“你真会耍赖。那我问你,是谁给赵万年递的棍子?”

我顿时傻了。棍子不是我递的吗?我干吗要给他递棍子?我要不给他递棍子,而是把狗赶跑,那狗不就活下来了吗?

“不要动不动就赖别人,要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爸说着,跨出门去。我妈把筷条狠狠地拍到桌上:“我看

你就没有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要是去吃那脏东西，最好先把婚离了。”他们为吃不吃狗肉发生争吵，吓得曾芳哭了起来。我爸不得不摔下菜刀，强行咽下吃肉的欲望，重新端起南瓜。吃的过程中，他成了哑巴，而我妈的话却像坏了的水龙头，哗哗流淌：“动物园运来了一只老虎，是在森林里刚捕到的，它比任何一只老虎都凶，但是何园长却给它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兰兰……”

“你要是不洗，从今天起就别再看我一眼，免得把我弄脏。”赵万年的声音像砖头，忽然从屋顶劈下，打断了我妈的讲述。我和于百家跑到赵家门口，看见赵家的餐桌上放着一盆清水。赵万年命令赵山河洗眼睛。赵山河不服：“只听说过饭前洗手，没听说过要洗眼睛。”赵万年抓起赵山河的头发，把她的脸往水盆里按。赵山河扭来扭去，碰翻水盆，一部分水洒在赵万年的裤腿上。

赵山河一甩辫子：“你是不是手痒了，想拿我当阶级敌人来练。”

“你还有脸！那狗也是你看得的？”赵万年抖着裤脚。

“爸看了，妈看了，方阿姨也看了，就连那些小毛孩都看了，凭什么我不能看？不就对对屁股吗？”赵山河的嗓门大得差不多掀翻了头顶的瓦片，一边说还一边撇嘴。

“你什么态度？他们看，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余孽，而你，你是什么？你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你还是个姑娘！”

“姑娘就不是人啦？”

“你看看，中毒了不是？姑娘就应该像白纸那样清清白白，不要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腐蚀了。”

“我喜欢腐蚀,我恨不得现在就被腐蚀!你管得着吗?”说完,赵山河扭着屁股走进卧室,把门嘭地撞上。

赵万年气得手指抽风,也许自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以来,他还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强硬的声音,所以他着急了,扬起巴掌来回找地方,最后找到墙壁上的一个镜框。镜框落在地面,玻璃裂成数不清的线条,就像光芒万丈那样的线条,线条下面是赵山河的大头像。赵万年想挽救他妹妹的主意,可能就是这时冒出来的。他找赵大爷商量,要在仓库里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批斗会。他认为只有把那两只狗批臭批透,才能洗干净赵山河所受的污染。赵大爷往地上吐了一泡口水:“我的大校长,除了开批斗会,你就没别的事干了吗?到哪里去开批斗会都成,就是不要到仓库里来开,不要让我看见,眼不见心不烦。”赵万年连连说了几声“余孽”,从此不再跟他爸商量事情,后来他爸的裤裆破了他也不提醒,不提任何建议,就让他爸的脸掉在地上。

猿摇摇这个深夜,我们家的床板像长了钉子。我爸他翻来覆去,用背睡了一会,用手臂睡了一会,用肚皮睡了一会,就打坐起来,弄得我这个“瞌睡虫”的耳朵一直竖着。不久,他的屁股像生了痔疮,在床板上轻轻地磨了几下,半边屁股挪到床外,接着整个屁股腾空而起。床板轻轻上浮,把我提高了几毫米。我爸轻手轻脚朝我妈那边摸去。说真的,我很不愿意听到那些声音,它让我提前懂得了什么叫做“复杂”!

我爸用借钱的口气:“吴生同志,求你,就一次,行不?”

“不行。你说,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

“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你就睁只眼闭只眼 ,假装没看见 给我弄一次吧 !我保证就一次。”

“那你还不如用刀子把我结束算啦。我用了十年 ,放了一提篮的漂白粉 ,才把自己洗得像白球鞋这么干净 ,要是你对我还有一点点革命友谊 ,就请你离我远点 ,不要往白球鞋上泼墨水。”

我爸叹了一口气 ,走出家门 ,在仓库前坐了一个通宵。晨光落在树冠上 ,我爸的眼圈红得像擦了清凉油。他掐死几只爬上小腿的蚂蚁 ,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就听到当天的第一次广播从红灯牌喇叭里飘出来 ,这让我爸感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 ,至少可以掐死蚂蚁 ,至少可以生产喇叭。我忘记说了 ,我爸是无线电三厂的工人 ,仓库里挂着的那只喇叭就是他亲手安装的。马路上传来扫地和蹬三轮车的声音 ,天色又亮了一点 ,刚才还是一块块的树冠 ,慢慢地分开 ,变成了树枝和树叶 ,最后连树上那两只狗的毛都清晰了。

我爸盘算着跟单位请一天假 ,趁我妈去上班偷偷把那两只狗红焖 ,还计划多放甘蔗与八角。但我妈好像连我爸的肠子都看透了 ,早早的起床 ,用麻袋把那两只狗套住 ,在麻袋口结了三道绳子。我爸问她是不是要吃里爬外 ,要胳膊肘往外拐 ?我妈说这狗是拿去喂那只老虎的 ,动物园会付一点钱给我们。我爸眼睁睁看着我妈用单车把两只狗驮走 ,车轮跳一下 ,后架上的麻袋就跳一下。麻袋一下一下地跳 ,最后跳出我爸的视线。我爸站起来 ,回屋洗了一把脸 :“既然狗都拿走了 ,请假还有什么意义 ?”

这天 ,我妈抱着一个沉重的纸箱回家。她看见方海棠正在门前收衣服 ,就端着纸箱凑过去 ,把老虎吃狗肉的事说了一遍。

方海棠打了一个喷嚏：“对不起，我好像要感冒了。”这时赵大爷叼着烟斗从门里走出来，我妈迎上去，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又说了一遍。赵大爷吐了一口烟，忙着到对面的门市部去打酱油。我妈都说了两遍“老虎吃狗肉”，却没得到一句赞许，哪怕是附和，她的心里很失望，于是就自己跟自己赌气，端着那个纸箱久久地站在门前。终于，赵万年回来了，我妈把老虎吃狗肉的事又说了一遍。赵万年拍拍我妈的肩膀：“吴生同志，你做得很好！”这时，我妈才感到手臂疼痛，痛得就快要从小臂上脱开了，端纸箱的手掌冒出了许多红印。那个纸箱可不是闹着玩的，里面装着满满的一箱肥皂！

不要以为我妈讲了三次就能闭嘴，这仅仅是她后来无数次讲述的一个铺垫，就像吃饭前的开胃小碟。你说一个人干吗老要找别人讲呢？烦不烦呀？讲多了别人听或是不听？也许你还没讲，人家心里头早就发笑了。我妈一点都不清醒，吃晚饭时，开始跟我们讲述。她说那老虎扑上去，用嘴一撕，一摔，两只狗便飞上了天，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在天上飞着，慢慢地往下掉，掉到一半，两只连着的狗就分开了，一只飞向东，一只飞向西……老虎具体怎么吃的狗肉，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倒没忘记我妈说话的神态。那是得意的兴奋的，手不停地比画，嘴皮快速翻动，脸像喝了白酒似的一直红到脖子根。我爸说：“钱呢？干吗不买斤把猪肉让我们塞塞牙缝？”我妈像热脸遇到冷屁股，顿时没了讲的兴趣，她沉默好久，才告诉我们她用钱买了一箱肥皂。我爸说：“买那么多肥皂能当肉吃吗？”

“你看看你这两个宝贝有多脏，你的衣领有多脏，还有这些蚊帐、被单，到处都是污垢，一箱肥皂还不一定洗得干净。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肉，还得讲点卫生，耳根要干净，指甲和脚丫子

也要干净,身体干净了,心里就干净了。”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在头发上涂厚厚的肥皂,把整个脑袋变成一团泡沫,然后不停地拉头发,企图把卷发拉直。有时候我拉累了,就让曾芳来帮忙,她咬着牙,蹬着脚,像拔河那样拉着,就差没把我的头皮揭下来。拉过之后,我让肥皂泡板结,用它当发胶,掩盖我头发的卷。那时候,我的当务之急是把卷发变直,而曾芳最迫切的是用肥皂洗手。她在手掌里涂满肥皂,搓出大团大团的泡泡,然后把手浸到盆里,盆里的水立即膨胀,肥皂泡像丰收的棉花冒出盆沿。她的手被肥皂水泡得发白,甚至泡起了皱褶。她抠着右掌心的黑痣:“哥,我用了那么多肥皂,为什么还没把它洗掉?”

“笨蛋,那是肉,洗不掉的。”

但是她不死心,跟我比赛浪费肥皂。后来我发现头发越长,肥皂就越没法固定,干脆我到理发店剪了一个寸头,既不让头发卷得太抢眼,又能跟那些挨批斗的光头拉开距离。

源源在我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批狗的文章,不用说,每一个字都像填满火药的炮弹,射程几乎可以远达台湾。我用了“罪大恶极、伤风败俗、十恶不赦”等当时的流行语,就连布告上用来说强奸犯的话我也写上。揣着这么一篇文章,我感到上衣口袋重重的,就像装了个铁锥子,随时准备脱颖而出。但是赵万年一连几天都不回仓库,他在学校有一套房子,碰上复杂的事情就不回家。那个星期学校乱糟糟的,我连他的影子也看不到。

到了周末,我妈带领我和曾芳在仓库门前洗蚊帐。我们把

洗好的蚊帐挂起来，水珠不停地从帐脚滴落，很快就在地面滴出一个长方形。湿漉漉的蚊帐上落满滚烫的阳光，好像火碰到水那样发出嗤嗤的响声，稍微睁大眼睛就能看见水珠怎么变成蒸汽。曾芳撩起蚊帐，钻进去，跑出来，摇得蚊帐上的水花四处乱溅，破坏了地面的长方形。这时候，我看见赵万年顶着一头汗珠子回来了。他的脸硬得像块冻猪肉，见谁都不打招呼，一进屋就把门关紧。

赵家突然安静，安静得不像赵家。忽然，从屋里传来踢凳子的声音。赵山河轻喊：“拿来！还给我！”

“原来你每天晚上躲在蚊帐里看的是这玩意，我还以为你在背马克思、列宁呢。你看看，哪一个字不让人脸红？句句都够得上流氓罪！难道这就是你的当务之急吗？你还想不想当车间主任？”赵万年的声音忽高忽低。

赵山河大声地：“把它还给我！”接着，是一阵抢夺。

“想要回去，没问题。但你得告诉我，这是哪个流氓写给你的？”

又是一阵抢夺。一只玻璃杯碎在地上。嘭的一声关门。哗的一声推门。脚步在跑动。凉鞋砸在墙壁，掉到地面。赵万年尖叫：“呀！你敢咬人？”

叭的一响，好像谁的巴掌打在了谁的脸上。传来赵山河低声的抽泣。

赵万年拿着一封信黑着脸走出来，一直走到仓库外面。我们家的蚊帐这时已经被太阳晒轻，一点点风就能把帐脚抬起。赵万年站在蚊帐遮出的阴影里看信。我们趴在仓库的门口看他。他抬起头，朝我招手。我走过去。他撩开蚊帐，把我们遮住。透过纱布，我看得见挤在门口的一大堆脑袋，但是他们却看

不清我。赵万年把手里的信递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爸的字？”我盯住信笺，摇摇头。

“会不会是于发热的？”

“不知道。”

他把信笺贴到鼻子前又看了一会，皱着眉头：“那会是谁写的呢？胆子大过天了。你爸妈最近吵了吗？”

我点点头。

“吵什么？”

“我爸想跟我妈要一次什么，我妈不给。”

“这就对了。你能不能让你爸用左手写几个字？”

“是不是要他写信上的字？”

他点点头，目光在信笺上匆忙地寻找。

“让他写亲爱的山河吗？”

“放屁！你让他写思念祖国，就四个字。记住了，用左手写，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事办好了，我让你戴红袖章。”

我点点头，掏出那篇批狗的文章交给他。他接过去，瞟了一眼：“笨蛋，我是吓他们好玩的，谁让你真写了？”他把稿子揉成一团，丢在地上，转身走了。我把稿子捡起来，觉得好可惜。我写得那么生动，他竟然没多看几眼，还吹什么要拿到学校的喇叭里去朗读。

那天之后，我的目光始终跟随我爸的左手。他的左手也还是手，和右手没什么两样，手背上的血管粗大醒目，好像要从皮肤里跳出来，或者像个人才随时都想从原单位调走。除了拇指之外，其余四根指关节上都长着稀松的汗毛。关节上的皱褶挤成一团，就像树上的疙瘩。指甲尽管长了，里面没半点黑色。每一个指头都尖都圆，像吃饱的蚕。手腕处有一颗红点，那是蚊子

叮咬的。我爸用这只手端碗 , 挠右边的胳肢窝 , 解衬衣上的纽扣……塞在左边裤子口袋的是它 , 捏住瓜果等待削皮的是它 , 托起茶杯底的是它。总之 , 它一贯让着右手 , 配合右手 , 什么委屈都可以受 , 什么事都可以做 , 就是从来没写过字。

由于看多了我爸的左手 , 我的身体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发现喝汤时 , 我用左手拿勺子 , 书包带莫名其妙地从右肩换到了左肩。我竟然用左手扭水龙头 , 竟然用左手拿筷条。我就是在那几天迅速变成“左撇子”的 , 到现在都没改正 , 仿佛有了初一就想有十五 , 有了一毛钱就想成富翁 , 我对做生活上的“左撇子”还不满足 , 竟神使鬼差地用左手来写字。我爸看见了 , 把笔从我的左手抽出来 : “你怎么变成左派了 ?”我拿过笔 , 改用右手写。但是写着写着 , 我又把笔放到左手。我用左手在纸上不停地写“思念祖国” , 写得我都真的思念起来。我爸看晕了 , 像进入惯性 , 夺过笔也用左手写“思念祖国”。写完之后 , 他笑了笑 : “你那左手哪能跟我比 , 嫩着呢。”

我把我爸左手写下的“思念祖国”用小刀裁下 , 装进一个旧信封 , 觉得不可靠 , 又在外套上一个塑料袋 , 这样 , 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我把信封夹入书本 , 把书本藏进书包 , 把书包挂上墙壁 , 然后把自己放倒在床上。好几次我几乎就要睡着了 , 却被我爸的呼噜拽醒。我轻轻爬起来 , 从墙壁上拿过书包 , 压到枕头下面。我的后脑勺感觉到书本的硬度 , 甚至能感觉到那张纸条的具体位置。只有这样 , 我才像吃了安眠药 , 很快就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第二天 , 赵万年办公室的门开着 , 我走进去 , 递上那张纸条。他的眼睛忽地放光 , 一手抓纸条 , 一手抓上衣口袋里的信 , 简直就是两手抓 , 而且两手都很快。他把信铺在桌面 , 就是流氓写给

赵山河的那封信,然后拿起剪刀往纸条上一剪,我爸写的纸条就剩下“思念”,其实他也就需要这两个字。他拿着这两个字在那封信上对照,凡是碰上“思念”目光就停下来,久久地盯着,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直到把整封信对照完,他才抬起头:“这信上一共有九个‘思念’,其中有四个像你爸的字,你来看看。”我低头看着。他问:“像吗?”

“有点像,又不太像。”

“我也不敢肯定,得找专家判断一下。这段时间,你给我盯紧一点,只要你爸有什么新情况就告诉我。”

缘摇摇别看我爸上半夜会打呼噜,但是下半夜他经常爬起来,捧住桌上的水壶,咕咚咕咚地往嘴里灌凉开水。他喝凉开水的声音特别响亮,隔壁的于伯伯经常对我竖起两根手指:“你爸昨夜又喝了两壶。”我爸喝那么多凉开水主要是觉得热,他说一到半夜,五脏六腑便烧起来,根本没瞌睡。有天深夜,我爸摇着纸扇,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拍一下手臂上的蚊子,然后大声地:“你们听,你们听,这成什么体统,到底还让人活不活?”

我被他闹醒了。一个女声在轻轻哼吟,时断时续,一会跳上屋顶,一会跑到窗外。我竖起耳朵找了好久,才发现那是隔壁方伯妈的声音。她像是痛得不轻,把喊声强行忍住,但是慢慢地她忍不住了,哎呀哎呀的越哼越急,而且还提高了音量。哼了一阵,她的床板跟着“吱呀”起来。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不是痛到打滚的程度,那床板是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我爸走到我妈床前,拍拍:“你听听,你听听人家。”我妈没吭声,睡得像一块石头。

我爸一拍大腿 ,打开门走出去。

大多数后半夜 ,我爸站在仓库门前的水池边冲凉 ,他让凉水从头往下浇 ,久久地浇着 ,似乎要浇灭身上的大火。冲完凉 ,他默默地坐在水泥凳上 ,开始是干坐 ,后来他学会用经济牌香烟打发时间 ,一支接一支地抽 ,让时间紧紧地接着 ,一秒也不许跑掉。他曾经对我说抽烟赶不走真正的烦恼 ,倒是能驱散那些讨厌的蚊虫。于伯伯每夜必须起来撒一次尿 ,准时得就像墙壁上的木头钟。有时他跑到仓库后面的厕所里去撒 ,有时为了节约几步 ,他会跑到前门的大树下 ,偷偷地撒一泡露天尿。他即使看见吸红的烟头照亮我爸的手指 ,也不上去打一声招呼 ,仿佛一个满嘴流油的人没时间搭理乞丐。

有一次 ,于伯伯刚把尿从裤裆掏出来 ,我爸便叫了一声 :“苍山。”于伯伯的尿一闪 ,就像患了前列腺炎那样再也撒不出来了。这一声久违的呼喊 ,让他的嘴巴下意识地发出 :“少、少爷。”这都是解放前的称呼 ,那时于伯伯是我爷爷公司里的年轻会计。“苍山”是他爸给他的名字 ,解放后 ,他觉得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便改名“发热”。他系好短裤头 ,走到我爸身边 :“还有好几十年呢 ,你就这么坐到老呀 ?”我爸叹了一口气 :“你们能不能轻点 ?让海棠别那么大声。本来我打定主意吃一辈子的素 ,但海棠一喊 ,又吊起了我吃肉的胃口 ,人就像被放进了油锅 ,煎熬呀 !”

“那个贱货 ,我叫她别喊她偏要喊 ,下次我在她嘴巴上捂个枕头。”

“那会透不过气的 ,会闹出人命的。”

“这房子也真是的 ,让人一点秘密都没有。我们那些房子要是不贡献出去 ,随便怎么喊 ,就是在枕边放一个扩音器 ,也不

会干扰别人。”

他们聊了一会,于伯伯转身走了。我爸恋恋不舍地又叫了一声:“苍山。”于伯伯回过头:“还有事吗?”我爸犹豫了一会:“算了,你走吧。”于伯伯走回来:“是不是手头紧了,想借点?”我爸摇摇头:“这事,我还说不出口……”

“难道有比借钱还难开口的吗?”

“这就像身上的伤疤,不好意思拿给你看。自从吴生参加学习班之后,她的脑子忽然就变成了一张白纸,干净得都不让我靠近。差不多十年了,我没过上一次像你晚上过的那种生活。再这样下去,我恐怕熬不住啦……”

“你和吴生吵架我们都听见了,只是弄不明白,她干吗会这样?”

“她就是觉得脏,觉得一个高尚的人不应该干这个,这都是她的领导灌输的。我跟她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她不听我的,偏要听那个狗屁领导,也不知道领导有什么魔术?”

“能不能给她抓点药?”

“什么都试过了,没用。好几次我都想犯错误,但是又害怕坐牢,有时我甚至都想到了死。苍山,你帮帮我吧!”

“又不是扫地抹桌子,又不是提水煮饭,你叫我怎么帮你呀?”

我爸忽地跪到于伯伯面前:“苍山,求求你。只有你能帮我!”于伯伯仿佛明白了什么,声音都打抖了:“长风,亏你想得出来,就是一个母亲生下的兄弟也不可能这样!”

“就一次,你跟海棠行行好,下辈子我变成四个车轮来报答你们。”

于伯伯转过身,用力地走去,脚下的石子飞了起来。我爸像

一块铁那样久久地跪着。

几天之后,于伯伯递了一个纸包给我爸:“这是我托人到三合路找老中医给你抓的,每月两次,保准你的脑子里不再有乱七八糟的想法。”我爸的鼻尖贴近纸包,吸了几口气,忽地一甩手,把纸包砸到窗框上。纸包破了,草药分散在地面,于伯伯弯腰去捡。

“于发热呀于发热,你不帮我也就算了,何必要废掉我的身体?”

“别想歪了,我是怕你整夜整夜地坐,会坐出什么毛病来。”

“谢谢你的好意。我真后悔跟你说了那么多。”

“其他忙我都可以帮,就这个忙我实在没办法,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没胸怀,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念旧情。过去我们曾家接济过多少人呀,就是乞丐讨上门来也不会空手而归,我就不信这里面没一个软心肠。”

远 摇摇过了些日子,我爸的脸上竟然出现了红晕,就是别人称为健康的那种颜色。他的鼾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可以从晚上一直响到天空发白。后半夜,他再也不离开床铺了。洗菜做饭时,他的嘴巴除了尝盐头,还会跑出一长串的南方小调。他没吃中药,怎么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呢?

要不是我去抓那只麻雀,也许我爸的脸色会持久不衰。但是那只麻雀太会挑逗了,就像是对你挤眉弄眼的女人,你要不想打她的主意就证明你没有力比多。当时我没能力这样思考,出